心中的太阳

·冯 骁·

阳光明媚。坐在山坡上自家的小屋前,放飞着矿工独有的心情。一只灰褐色的大鸟扇动着翅膀,姿势优美地缓缓向对面的山坡飞去;那里是满山满坡的荆丛和杂草,没有南方秀美灵动的山峰;然而那里蕴藏着地火,蕴藏着黑色的金子。

阳光,犹如母亲深情的祝福。期盼阳光,是每一个采煤人的心愿。在寒冷的风从遥远的北方一次次吹临的时候,在寒冷的雨季丝毫没有结束和退却的时候,在寒冷的窗棂一次次被凛冽的风吹打的时候,在雪花飘舞着落满屋顶和门前的时候,在冰雪冻僵一棵棵树木和高压线塔的时候,生活在四面八方的人们便都有了同一种厚实的奢求——渴望阳光。

幽暗潮湿的井巷,禁锢着矿工的思想;于是,他们永不间歇地挖掘着太阳石,期待着阳光的照临,期待着思想的纷飞。他们像蚯蚓一样地蛰伏着,耕耘着荒芜和阴暗,也寻找着熠熠闪光的火种。一名矿工,就是一轮太阳。燃烧,是他们独有的秉性。

劳动是一种神圣和光荣。而煤矿工人的劳动则是神圣之中隐藏着危险,光荣之中包含着艰辛。

从地面到采煤工作面,每天要步行一千多个台阶,要穿过滴水不断的阴暗巷道,要躲过一个又一个采空区,要连续作业十个小时……他们粗糙的双手上有被煤矸石划伤的痕迹;他们的作衣每天都沾满煤屑,他们的眼圈周围始终残留着黑色的印记——那是煤矿工人独有的标志。

一种忠诚,好似头顶的矿灯,始终照耀着前行的脚步;一种信仰,犹如光芒四射的太阳,永远温暖着这个世界。煤矿工人,把忠诚刻在脸上,把信仰烙在心间,把理想和满腔的热情装进一列列远行的矿车里。他们那乌黑乌黑的瞳孔里,满含着太阳无限的光芒!

生活在太阳下,我的每一个细胞里都有阳光暖暖的意念;我长长的身影里,每时每刻都有阳光纤纤玉指的抚摸。是太阳一次次地温暖着我贫瘠的生活,温暖着我的诗歌的本质,温暖着我思想的深刻与精髓。

在清晨柔和的阳光中,我的思维飘飞遥远。亿万年前,我就是一棵树。作为树的欲望,连同生存的理念一同被深深地埋藏。如今,伴着煤机的轰鸣声,那遥远的欲望被复活成一种力量,一种放射着无穷光芒的力量。远古的神话,被综采机一片片地挖掘出来,晾晒于阳光下。那一块块的煤炭,在阳光的照射中清晰地显现出远古的树叶、远古的贝类动物、远古的青蛙和飞鸟……那是一块块镶嵌在煤里的古生物、古动物化石,那是一段段非常古老和动人的乡村故事。

阳光犹如风的羽翅,散发着一股花香草香。在时光的回声里,我以一种情不自禁的姿势,拍打着太阳的鼓面。歌声悠扬,每一个音符里都回旋着生命的本质和心灵的呢喃。

幽长的井巷里,时常有歌声飘来,如此地激昂、如此地嘹亮。不期而遇的信念,伴随着一个个激动人心的动作,倾刻之间幻化成一片片光明应声而落。仿佛有鸟儿飞临,落在心的湖岸,在季节的深处轻轻地漫步,憧憬成一对对相思相恋的蝶影。

生命,被太阳命名为一种神圣的灵性,无处不在,又时时刻刻地策动着富有意义的行动。生命的步伐揉在阳光的感恩的节奏里。每一次邂逅,都是人生幸福的起点。心中的太阳,时时刻刻洋溢着一种和谐的温暖。

(韩城矿务局)

一股清流

·王延蓉·

历史是一条长长的河流,而我们每个人都只不过是历史长河里的一缕水流,三十多年前的我冥冥中借助父母的真身也幻化成一股清流融入了这条浩大的河流。

父母以及父母的父母……她们一代又一代已经大致确定了流向,于是幼小纯净的我就随着这流向无忧前行着。

在这条河流里有好多好多的水流啊!有在身边明媚可见的,有早已消失如今只能感知的,一路游来也偶尔会碰到变得浑浊的水流,万千股水流就这样汇集成了人类的海洋。

不经意间我就和很多水流有了擦肩的缘份,有了握手的缘份,有了拥抱的缘份,甚至在不知不觉间就吸进了别股流水的丝丝缕缕,自身也被分化出丝丝缕缕融入到别流里去。这样一路游啊游,我逐渐地感觉到了一丝怅然。

某一天我蓦然回首,只见茫茫碧海,汇集紧密处有波浪起伏,汇集雅淡时有涟漪清浅。当看见某一个高浪里,自己被剥离出了好大的一部分融入到了别流里去,而瞬间那一股流泉就消失无踪,我拼命地想回游去寻觅属于我的那一缕……

继续的不可抗的、被剥离出丝丝缕缕融入到未知的水流,中年的我越来越觉得莫名的怅惘,甚至是酸楚及至隐痛。我豁然醒悟这样一味的被丝丝缕缕地剥离出去,真正属于我本质的那股流水越来越弱了,这样的我将会逐渐把自己遗失。

惊觉的我一狠心把自己的心生生地剥离出来,放弃吸进清流时的愉悦,回避接触浊流时的无奈,于是我把心寄放山川原野,那里花儿谢了总会再开,草儿枯了总会再绿,那里也有黑夜,但日升月落,朝升暮落总会有往返轮回,永远给人以希望,在这里我的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宁静,只需静静地去感知去聆听而无需再漂泊。

被剥离的心难免有些孤寒,但看着依然随波的我的躯壳,再也不会为丝丝缕缕的融入和分割而悲喜,浪高处我笑看风云,涟漪处我轻歌曼舞。

只见河流中那么多股水流逐渐地被分流尽净,没了心、没了自我、没了感知、还被世人欺瞒为是喝了遗忘的孟婆汤呢!何许某处有心的那一丝残留还在期待进入轮回去再一次游历。但我想人生即便和日月一样有轮回,那也是再回首已物是人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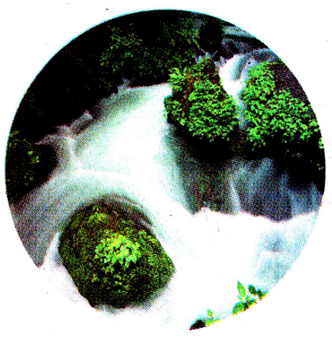
被抽离的心依然有疼痛感觉,那是曾经融入我的一些水流作祟,但看着初流这段的清清浅浅,柔柔婉婉,感受着月色的皎洁,沐浴着朝阳的温情,深嗅着花儿的芬芳,这份恬淡的美好足以让我沉静了,于是沉默时我就祈祷,为我那些逝去的和吸纳的丝丝缕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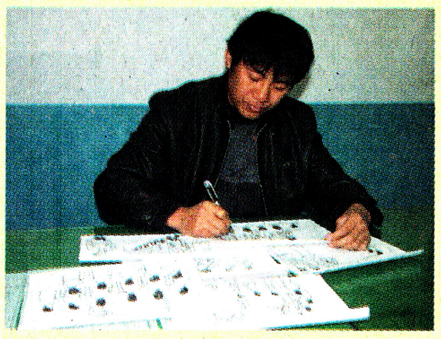
这样多年后的我终于明白,无论多么不舍合拍水流的聚合,无论错过了多少清流,无论某股清流是多么的难能可贵,纵使是我人生长河的绝无仅有的唯一,但我更深深的明白,我的人生本身于我也是绝无仅有不可逆流的一次唯一啊!

善待自己,或许就是善待所有曾经我融入和融入我思潮的清流……

(王村社区)

人生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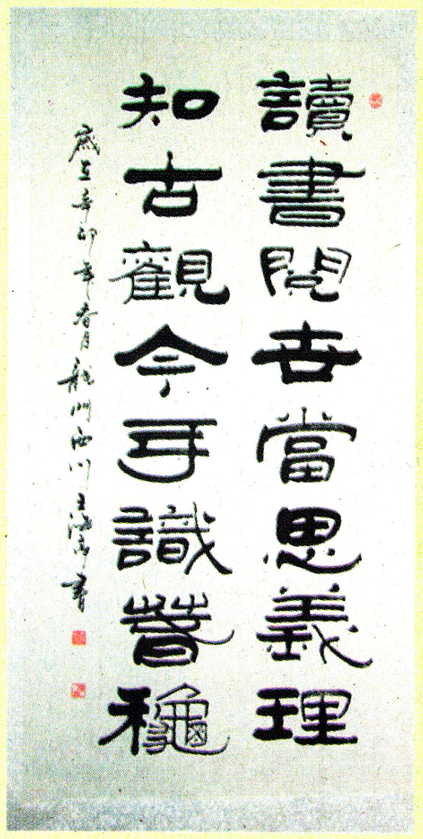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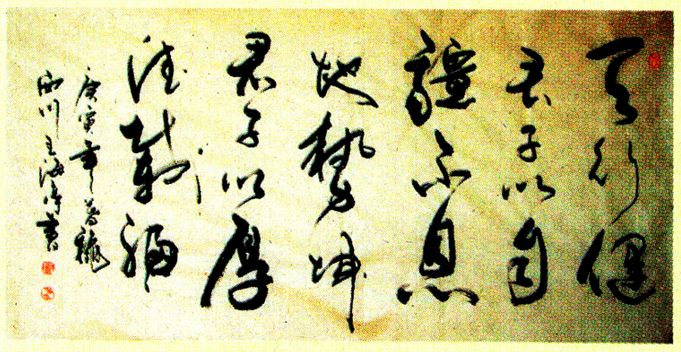
王海亭 1967年出生,陕西韩城人,陕煤韩城矿业公司象山矿井掘进一队农民工,渭南书法协会、韩城市书法协会会员。爱画擅写的他,来到煤矿6年,从未放弃对书画的热爱,他结合自己下井时的工作经历绘制出了50多幅有独特风格的安全漫画,受到了工友们的赞誉。他的书画作品《豪情涌动》《矿山的脊梁》《关圣帝君》《清香溢远》等多件作品在省级书画比赛中获奖并被收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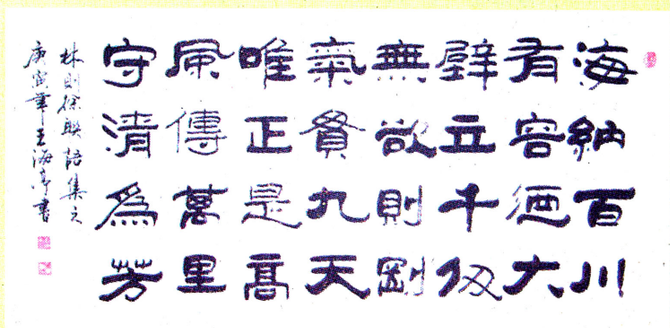
▲清香溢远

▲矿山脊梁



◀ 春色怡人





影像

过去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如今是"开心七件事,琴棋书画诗曲茶"。现代社会,茶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或浅斟细酌、或放怀畅饮、或感受茶韵;或一个人独自品饮、或三五相知对饮、或集体相聚齐饮;不问来处、不论出身、不拘形式,皆可谓把盏品茗之中,怡情养性,清心健体也。

喜欢饮茶,源于父亲。父亲曾告诉我,这一片翠绿,吸天地之精华,是一种复活了的精灵。喜欢茶叶被开水浸泡后所展露出的姿态,沏上一杯新茶,细细地看那柔嫩的叶芽在杯中慢慢升腾、慢慢舒展,尔后又慢慢下沉。

最初很简单只是因为茶叶在杯中那婀娜多姿的形态而喜欢茶,渐渐随着年龄的增长,懂得了喝茶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直到后来我在上研究生选择了茶学这个专业时,学习了她的文化、她的韵味、她的历史等等和有关她的一切,才对茶有了更深层的认识。

茶,生长在江南,她纳日月精华、雾霭雨露于一体。采茶的季节到了,采茶女的纤纤秀指与嫩嫩茶芯有着肌肤相亲的律动。茶是高贵的,大自然的精灵受不了现在机械的讨扰,从晾晒蒸炒开始,茶就表现出忍辱负重;从挤压揉捻算起,茶就开始释放出自己的清香。轻轻的捏一撮茶叶,缓缓的斟一壶沸水,那翠绿色、那淡黄色、那琥珀色,留香四溢沁人心脾,甚至沁入你的每一个毛孔,让你神清气爽,回味无穷。

茶叶从云雾山中走来,携着自自然然的绿,带着青青涩涩的醇,看起来是那样的细小、纤弱,但却又是那样的微妙。当她放进杯中,在高温中翻覆,便释放出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贡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华,完成了自己的全部价值。我们每个人都宛如一片茶叶,迟早都要融入这变化纷繁的大千世界。在融汇交融的过程中,社会不会刻意的留心每一个人,就像我们饮茶时很少有人会在意杯中的每一片茶叶一样。茶叶不会因为融入水中不为人在意而伤感,照样把清香释放。因此,我们也不必因为融入社会时不被他人关注而沮丧,我们应该在融入过程中不断陶冶情操,把人生的价值奉献于社会。

(铜川物资公司)

闲情逸趣

"就在天的那边,很远很远,有美丽的月牙泉。它是天的镜子,沙漠的眼,星星沐浴的乐园……"

这首传唱了很多年的歌曲,描述了一个美丽的景象,总在我的脑际萦绕。这是一个什么地方?能作为天的镜子,沙漠的眼,星星沐浴的乐园呢?

站在鸣沙山的山丘之上,俯视传说中天的镜子,沙漠的眼睛,似一轮明月的月牙泉……MP3里重复播放着那首老歌,此情此景让思念和现实情景交融。

月牙泉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市。古称沙井,俗名药泉,自汉朝起即为"敦煌八景"之一,得名"月泉晓澈"。月牙泉南北长近100米,东西宽约25米,泉水东深西浅,最深处约5米,弯曲如新月,因而得名,有"沙漠第一泉"之称。

月牙形的清泉,泉水碧绿,如翡翠般镶嵌在金子似的沙丘上。下午的太阳照射在沙丘之上,处于鸣沙山怀抱的泉水更是壮观,泉边芦苇茂密,微风起伏,碧波荡漾,水映沙山,蔚为奇观。

一弯清泉,涟漪萦回,碧如翡翠。泉在流沙中,干旱不枯竭,风吹沙不落,蔚为奇观。历代的文人对这一独特的山泉地貌,沙漠奇观称赞不已。这一自然景观如何形成,又如何永不消失?除了人类今日的竭力保护,还有什么原因呢?为何飞沙不落月牙泉呢?带着种种猜测,也无法解释这些谜团。

坐在沙丘之上,面对它,在俯视,在发呆,思想已停顿,视线已凝固。任那低沉流畅、疏朗醇厚的旋律撞击着我的耳膜,心灵为之陶醉……

西下的太阳渐渐没入了天际,在接近黑暗来临之际,清澈的泉水映出一道光线伴随着我离开。月牙泉,我们走了,你的身影将会让我更加魂牵梦绕。

(渭化公司)

天涯旅人

小时候,父亲曾给我讲过一个谜语:小时四条腿、长大两条腿、老了三条腿,打一个动物。当时由于小,猜不出谜底。父亲告诉我是"人"。现在自己早已度过了由"四条腿"到两条腿的年龄,而父亲却从两条腿变成了"三条腿"。

小时候,常常为了一个玩具缠了父亲好久;现在,年老的父亲为"父亲节"儿女没有给他买礼物而生闷气。小时候,生了病常常是父亲领着自己去看;现在,却是自己带着体弱的父亲去就诊。小时候,每年过年时父亲给我们买新衣裳;现在,父亲穿着我们买的新衣服跟过年似的。小时候,自己常常自豪地说我爸爸是厂长;现在,父亲不无得意地说我儿子是董事长。到了谈婚论嫁时,我们的婚事由父母做主;现在,独身的父亲或母亲想再找个"伴"得看儿女的脸色。父母抚养我们,我们赡养父母。父与子、母与子,随着岁月的流转角色互换。小时候父母是自己的家长,现在自己却成了父母的家长。

父母与子女是一个矛盾体,他们的关系有时还真有点说不清。有的父母十分溺爱自己的孩子,而孩子长大后却一点都不孝顺。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父母把大把、大把的钞票留给子女。我们的先辈曾说过:儿女若成器,留钱做什么;儿女不成器,留钱做什么。可见无论儿女成不成器,留钱都是无用的。

从前有一个老婆婆,已到古稀之年。她看出两个儿子不想好好照顾她,就说:我保证死后不花你们一分钱。不过你俩要帮我做一件事情,就是每天看看家门口的那棵树上有什么变化。一听老母说死后不用自己花钱,他俩就很痛快地答应。原来她家门口的树上有一窝乌鸦,他俩看到乌鸦小的时候是妈妈给它喂食;等它长大了、妈妈老了,是它给妈妈喂食。他俩恍然大悟,赶紧向母亲认错,并好好伺候她。据说在我国老人去世后儿女胳膊上带"黑纱",是因为乌鸦是黑色的,这样做是教育人们学习乌鸦的反哺。

父母为我们操劳了一辈子,年老了,不能动了,此时就该我们尽孝了。如果由于工作忙不能天天在家伺候老人,那就逢年过节买点礼物回家看看老人吧,就算不买东西老人也不会介意。平时无事可干,回家转转,给老人做顿饭,陪老人说说家常。要知道没有天哪有地,没有父母哪有我们。莫让"子欲孝而亲不待"的悲剧再上演。

在封建时代父与子的关系是"父父子子"、"父为子纲",一切由父亲做主,父亲说了算。而当今,应是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和谐和睦、亲情加友情。

儿女终会成为父母,父母也曾是儿女。只有言传身教、弘扬美德,社会才能和谐,家庭才能幸福。

(陕煤建司)

亲情一缕